

青年说

贴着地面讲故事，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

——访电影导演、编剧刘江江

□本报记者 杨茹涵



刘江江

编剧、导演，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专业。2019年，凭电影剧本《上天堂》入围平遥国际电影展年度创投计划。2022年6月，由其编剧并执导的电影《人生大事》上映，影片获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、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。2026年5月，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《出入平安》上映，获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“最受期待青年导演作品”。



电影《出入平安》剧照

记者：您最初与电影结缘是在什么时候？童年的成长环境，有没有埋下影视创作的种子？

刘江江：我出生在华北平原的一个普通小村庄。小时候村里办红白喜事，常会搭起露天电影幕布，这是我们儿时最期待的娱乐。一有电影放映，我就早早吃完饭，搬着小马扎去占位，《小兵张嘎》《少林寺》《解放石家庄》这些经典影片，都是我的影视启蒙。那时候只是单纯被精彩的故事吸引，只顾着看得开心，从来没想过，多年以后自己会上导演这条路。

记者：您大学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专业，从这个专业到影视创作跨度很大，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

刘江江：选择新闻专业其实是偶然。当时我看了西南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学生辩论赛，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让我印象很深。再加上我一直很喜欢看电视节目，十分敬佩水均益、敬一丹、白岩松这些一线新闻人，向往他们的工作状态，于是就填报了这个专业。我们专业课以采访、写作为主，对口方向本是报社记者，按常理来说，我的人生轨迹原本不会和电影有交集。

记者：大学期间，有没有哪部影视作品或者哪段经历，让您萌生了拍片的想法？

刘江江：大学时宁浩导演的《疯狂的石头》特别火，这部影片又是在重庆拍摄的，我们全班同学几乎反复看了好多遍，还经常模仿里面的台词，当时这部作品也掀起了一阵观影和讨论热潮。真正让我动手创作的，是学校举办的首届校园MTV大赛。大二秋天，我看到赛事海报，就拉着身边伙伴提议一起拍MV。我结合当时喜欢的歌曲《求佛》构思故事、撰写剧本，几个人凭着业余本事完成了这支短片，没想到最后在比赛里拿下了好几个奖项。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

鼓励，我索性又提议大家一起拍长片电影。

某天，我在篮球场看到一位同学，他T恤上印着“不就是玩儿嘛”，我当即决定把这句话当作片名。我们只写了简单的故事梗概和五场戏就开机了，一边拍摄一边修改剧本，我既是导演、编剧，也干制片、演员的工作。整个拍摄持续了80多天。那时候设备很简单，只有一台收音效果不好的DV机，还用竹竿自制了话筒。为了支撑拍摄，我们四处拉赞助，学校周边的餐厅、理发店、奶茶店、咖啡馆我们都跑遍了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我们把整套流程完整走了下来：演员海选、开机仪式、制作海报横幅、线下售票、举办首映礼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首映当天，我们在学校模拟法庭放映，场地原本只能容纳600多人，结果来了800多人，门口还有不少同学站着看完了整部影片。这部片子是售票的，礼堂座无虚席，那是我大学时代最难忘的高光时刻。现在回头看，影片画面粗糙、表演也略显浮夸，但这段经历格外珍贵，也让拍电影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扎了根。

记者：大学有了拍片经历，毕业后您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入影视行业，反而成为一名法制记者？

刘江江：大学那次拍片更像是一段有趣的课余体验，拍完之后，我依旧没有打算专职做电影。2008年毕业，我回到河北，进入河北电视台成为一名法制记者。这份工作需要经常跑法院、看守所、监狱，和法官、警察、犯人打交道，天天走在法理与人情之间。后来，台里筹备栏目剧《村里这点事》，我第一时间报名参与。接下来7年，我自编自导，前后拍了200多集栏目剧。栏目剧同样需要打磨剧本，比如，我们的栏目剧集时长约20分钟，有时两三集的内容需要串联成一个完整故事，要有起承转合，有故事性，创作流程并不简单。我们的节目内容聚焦乡村生活、

三农百态与农民工故事。演员都是河北本地的表演爱好者。整部作品的拍摄流程和电影、电视剧大体一致，只是我们的制作模式相对简单，灯光、拍摄设备都从简，往往一整天就要在一个村子里完成全部戏份。我偶尔也做综艺、拍专题片，还会客串出镜。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距离电影创作还很遥远，如今回头来看，这些日复一日的实操，打磨了我的叙事能力和镜头感，为我后来做编剧、导演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。童年的乡村生活、多年的记者经历、电视台的拍摄历练，每一段过往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

记者：从栏目剧导演到院线电影导演，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过渡？《人生大事》的诞生，是不是一个重要转折点？

刘江江：从2017年开始，我每年都会整理国内各大影展的时间，连续参加各类影视创投活动，挨个投递剧本，但大多都石沉大海。直到2019年，我带着剧本《上天堂》（后改名为《人生大事》）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年度创投计划，顺利入围，之后结识了联瑞影业等相关平台的朋友，才有了后来的《人生大事》，也算是为我的电影之路推开了半扇门。作为新人导演，起步阶段很难直接参与成熟项目，所以早期我都会同时承担编剧和导演工作。我一直觉得，剧本是一部作品的根基，即便现在有专业编剧搭档，我也会亲自梳理打磨剧本。电影是集体创作，导演就像一根竹签，要把剧组所有人串联起来，带着团队一同前行。《人生大事》获得市场认可后，我面对创作、面对观众和投资者，也多了几分坦然与底气。

记者：如今您已经推出两部院线电影，能不能谈谈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坚守的创作理念？

刘江江：目前我只有两部作品正式上映，还谈不上形成固定的风格。我始终想讲通俗易懂的故事，有温度、有趣，能让人感动。我是从农

村走出来的，特别希望我的电影，老家的父老乡亲坐在乡村露天银幕前都能看得懂、看得入戏。所以我的故事大多聚焦市井烟火、寻常生活，围绕婚丧嫁娶、普通人展开，贴着地面，扎根生活。拍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创作中总会陷入焦虑，拍摄过程也常有突发状况，工作里难免遇到各种难题，几乎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。但有意思的是，难关熬过去之后，具体有多难慢慢就记不清了，心里只会盼着开启下一次创作。

记者：当下短视频、AI技术快速发展，很多人担忧电影行业受到冲击，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？平时会借助新技术辅助创作吗？

刘江江：外界一直有“电影不行了”的声音，其实这种论调很多年前就有。但事实证明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，总有一批从业者沉下心打磨作品，坚守在行业里发光发热。我也会用AI辅助剧本创作，客观来说，AI确实提升了案头工作的效率，但目前还没能和我碰撞出惊喜。我很认同一个观点：技术只是叙事的载体和边界。从默片到有声电影，再到CG特效，每一次技术革新，都在拓宽影视表达的边界。AI未来会给影视叙事带来哪些改变，我也和所有人一样，满怀好奇地观望、尝试。

记者：接下来有哪些创作规划？对于未来的职业和生活，又有着怎样的期许？

刘江江：现在我正在筹备新的创作，也在做大量前期调研，从生活里寻找新的灵感。我不想为了拍片而拍片，希望等到创作欲望饱满、故事自然流淌的时候，再正式启动项目。电影是集体创作，进度也需要整个团队协同推进。我没有给自己定下宏大的目标，只希望能一直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坚持学习新东西，身边有志同道合的伙伴，每天都能有新的探索和收获。珍惜当下、守住热爱，就是最好的状态。

青思考

短视频如何助力传统艺术持续“出圈”

□耿柳

“因为一个片段，看完了整部剧。”如今，这句话成了许多年轻人走近传统艺术的形象写照。热播剧《主角》里，老艺人苟存忠临终前连喷八口火焰的桥段，令无数年轻观众深受震撼。这段精彩的秦腔绝活，引得大家主动溯源经典剧目《游西湖》，读懂了“喷火”不只是技艺展示，更是角色满腔悲愤的情感表达。短短十几秒的短视频，就这样化作一扇门，让大众走进底蕴深厚的传统艺术世界。

短视频的蓬勃发展，让戏曲、评书等传统艺术形式频频刷屏，也推动传统艺术迎来一场全新的传播变革。除了影视剧中的戏曲名场面，一大批聚焦梨园故事、绝技绝活的内容相继走红。微电影《梨园双星》以抗战年代的伶人命运为主线，讲述了两位戏曲艺人舍生取义的传奇故事。剧中一处细节尤为动人：当男主角唱出“今我二人”，身旁的旦角演员回眸浅笑，顺势将词句改为“今我夫妻二人”。短短3秒对视，把二人隐忍多年的情意、以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与视死如归的决然融为一体，细腻的演绎打动了无数观众。舞台绝活类片段更是屡屡出圈。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中“变脸+变装”的名场面吸睛无数，饰演白骨精的演员在数秒之内连换三张脸谱，华服也瞬间化作素衣，用造型的转变精准诠释出角色妖、人、魔的三重身份。不少网友由此初识婺剧，甚至专程走进线下剧场感受戏曲魅力。不止戏曲，经典评书也借助短视频再度焕发活力。田连元表演《杨家将》的片段在网上广为流传：“您别看这几位外号不怎么样，功夫可都不善，有长拳、形意、八卦、太极、通臂、螳螂……”他细数各类拳法的同时，同步演示对应招式，招式翻飞利落，关节啪啪作响。这段内容令网友惊叹，真切见识到老艺术家的深厚功底。

有人评价，如今网络上的传统艺术传播，与旧时北京天桥撂地演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这话不无道理——不论是当初的天桥，还是如今的网络平台，都需要在几秒钟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。观察短视频平台上爆火的传统艺术内容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聚焦极致技艺的高光瞬间。这就好比评书里的“扣子”、小说中的悬念、故事结尾的“未完待续”，短短一个片段便能勾起观众的好奇心，吸引大家顺着片段深挖技艺背后的故事、文化与历史，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在互联网时代持续焕发新生。

除了展现演员台前的“高光时刻”外，揭秘后台化妆、赶场等幕后趣生的内容也开始走红。以“后台换装”为主题的短视频为传统艺术传播开辟了新窗口。一段名为《一次抢装》的视频，记录了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“杨子荣”的抢装过程：从第四场落幕到第五场“打虎上山”前，台前幕后紧张有序——剧中人物杨子荣要从解放军军装换成土匪装扮，演员不仅需行云流水地完成抢装工序，还要调整气息唱完“穿林海——跨草原——气冲霄汉”，整个团队的配合天衣无缝，令人叫绝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观众不只能看见演员在舞台上的光鲜，更真切体会到后台争分夺秒的紧张与不易。

如果说上述短视频还只是对经典的提炼和再创作，那么一些传统艺术的坚守者则开始精心“现做”、精准“投喂”观众。炕桌、篋箩、年画、大花被铺陈开来，博主斌强盘坐炕头，手持三弦弹唱陕北说书《人想人》——颤音裹着泥土气息，旋律藏着风沙味道，将人们的思绪瞬间拉到苍茫的黄土高坡。曲艺“轻骑兵”的特点也被延续到了网络空间：评论时事热点、宣传地方风物、歌颂好人好事、讽刺不良现象，快板演员们



田连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穿西装表演评书

打开开唱，热闹非凡。随着AI技术的逐步成熟，“戏曲曲艺两门抱”的博主谢岩，还以自身形象为原型制作了AI主播，每期讲述一个戏曲、曲艺小故事，同样十分吸睛。

还有演员通过直播分享练功日常，演出感受，或是走访老艺人、展示戏曲和曲艺文物……短视频与直播为传统艺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新形态：老艺人早年的视频片段被修复重现，同一角色的不同演绎版本经剪辑组合后，让手机端用户得以边欣赏边比较，在交流中碰撞出讨论话题；有些内容特意呈现“翻车”镜头，观众莞尔一笑后，反而更能体会戏曲演员的不易。比如，婺剧演员陈培在《三打白骨精》表演中，被搭档的花枪不慎击中鼻子，却坚持一边擦血一边完成演出——这样的片段，观众看到的已不仅是“技”，

更是演员“戏比天大”的职业信念。

在传统剧场时代，观众接触戏曲、曲艺的路径相对固定：需购票入场，在台下完整观看整场演出。那时的传播逻辑是“艺先技后”——技巧始终融入人物塑造与情节发展之中。而到了短视频时代，逻辑转为“先技后戏”：原本只有资深戏迷才能品味的技巧“彩蛋”，如今成了人人可直观感受的“爆点”，成为吸引观众的引流入口。传统的传播框架就此被打破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以技引戏、以戏留人”的新路径。互联网正以贴合用户习惯的方式传递传统艺术精华：用尽量短的时长、用各种角度，让年轻人先“浅尝一口”。“突然明白老一辈人为啥爱看戏了！”这句弹幕的频繁出现，恰恰是跨代际审美共鸣的见证。

这种模式并非短视频首创。比如，21世纪初，

辽宁电视台的《百戏绝活》栏目，每期用5分钟集中展示椅子功、下腰、僵尸摔等绝活，其逻辑与当下如出一辙——先让观众记住绝活，再引导他们了解完整剧目。只是受限于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特性与有限的覆盖范围，该栏目的影响力远不及今日。而短视频的算法推荐与社交裂变机制，放大了“绝活引流”的杠杆效应。

有人担心，短视频的碎片化传播会将传统艺术“浅薄化”“奇观化”——观众只看绝活、只图刺激、不求甚解。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。但短视频实际上做的是“传播层面的减法，认知层面的加法”：它暂时隐去繁复的成套大戏，仅以最直观、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小段作为“诱饵”。观众因这段“诱饵”入了门，才有机会接触到其背后的完整世界。

传统戏曲、曲艺的人才培养，千百年来遵循着一条铁律：“先学技，后学艺”。所谓“童子功”，是孩提时期就需要日复一日压腿、翻跟头、跑圆场、背赞赋、练眼神、枯燥重复，千锤百炼。唯有将程式化作肌肉记忆，登台时才能做到技随人动，让技巧自然融入角色，做到伸手就有，张嘴就来。练技是门槛，化艺则是修行。归根结底，每一次“破圈”的背后，都有历经沧桑的技艺支撑，更有值得被看见的故事托举。

借助短视频这一媒介方式，传统艺术与大众的对话，变得比以往更加频繁、密集。短视频改变了传播路径，却未改变艺术初心：技为皮囊，艺为骨骼；技巧负责吸引目光，艺术与故事负责留住人心。只要守住这一本质，短视频便是传统艺术在数字时代的摆渡人。那些穿越千年的唱腔身段与薪火坚守，借由短视频从戏台来到屏幕，从屏幕走向大众，在一代代年轻人手中接续传承。

（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）